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第五十五回 刁愚婦陷夫不義 無智臣昧主辜恩

王刑部聽了妻言，默默不語。原來王炳生平有二畏懼，上畏君王，下懼夫人。當時雖則怪著馬氏，然而不敢回言，只得長嘆一聲，側身呼侍環進茶。夫妻用過，馬氏又道：“老爺你今緣何像癡呆一般，一言不發，此嘆聲無非怪著妾身而已。”王炳聞言道：“怎敢見怪夫人，下官只是想到朝廷的事實在難辦。”馬氏道：“老爺既然不怪妾，只依著吾言便了。”王炳道：“夫人還有什麼商量，你且說來。”馬氏道：“老爺我勸你多一事不如省二事，一動不如一靜。豈不聞達者千人緣，懵懂者結萬人怨？若將郭槐認真嚴審，不過奉承包拯，包拯無非說一聲‘勞動年兄了’。這也不足為老爺增榮，卻惹得劉太後、狄太後兩位娘娘，將你恨死，正是福不來而禍先至。如今老爺既然領旨承辦，已是卸肩不及，莫若假混瞞真，虛張聲勢，審訊幾堂，只說並無實據，復了聖旨，一隻只由聖上主見，是兩不失其情。包拯危與不危，我也不管，惟有兩位太後娘娘，深感你之用心，定然暗中提拔。倘老爺不依妾言，猶恐禍生不測。”王炳道：“此言差矣！下官若將此案嚴審斷明，聖上既得母子重逢，滿朝義武人人欽敬，好不榮光，即無極品價勞，亦揚名於當世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乃門鎬之見，全不想彼破寨中貧婦，乃是隨口胡說，或犯癲狂之疾，只有包拯聽他謊哄。如若果有此事，為何一十八年之久，他甘心受苦，況天下官員甚多，平日之間並不提起，直至如今，才冷灰復熱，豈有是理？想這包拯十分昏聩，妄奏當今，也有這般昏君，聽此狗官之言。老爺一向明白，今日為何卻愚呆了！現現成一位劉太後，威風凜凜的九千歲，不去奉承，反因一真假未分的貧婦，與大勢力結仇，豈非顛倒！你若力辦此事，只懼今生今世也究不明的。反做了燈蛾撲火，自惹焚身，還要累及妻子。若待死在鋼刀之下，悔恨已遲，不若為妻先別了丈夫吧！”說著立起身來，將茶盞一拋，假裝撞死。此番嚇得王炳一驚，飛步趕上，雙手抓住道：“夫人死不得的！”馬氏道：“妾身這一命定死在你手中，倒不如早死，豈不乾淨！”王炳道：“夫人且慢慢的量，你若一死，下官也活不得了。”馬氏首一搖，淚下紛紛，王炳卻像奉敬神明一般，將夫人鬢發一一理好，帶正珠冠。

且說這王炳當初原立下美意，要與李太後鳴冤，今被不賢馬氏放刁弄壞心術。是以人生有賢良內助，關乎一生名節，今王炳猶如遇鬼祟昏迷了，一片鐵石心腸，化為綿軟，以致欺君誤國，污名當世。當下王炳安慰馬氏道：“夫人，你一向智慧，只因性情急躁，不分好歹，便將性命來抵當，難道你性命如螻蟻之賤？我勸夫人休得急惱，忍耐一些才好。”馬氏道：“老爺，妾勸你萬語千言，皆因欲你免遭災禍。豈知你反怪妾，呆呆不語，怒目睜睜。倘依包拯之言，兩位太後娘娘不免有罪，即為妻也難逃脫，故先死於老爺眼前，以免遭別人之辱。”王炳聽了道：“夫人，你說來句句金玉之言，豈有不從之理，如今且依夫人高見。”馬氏喜道：“妙，妙！老爺如肯聽妾之言，管教你指日之間，定有福祿高增之榮。”王炳又道：“此重案已經領旨，怎生辦理，倒要夫人出個主意，以便下官照辦如何？”馬氏想了想，道：“老爺一些不難，只須如此如此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便能奏知聖上了。”王炳聽了笑道：“夫人倒有此機謀，下官已依計而行。”

夫妻閒談之際，早有侍環將筵宴排開，兩人坐定，暢敘細談，無非商量此案情由。少頃，日落西山，月兒漸起，又有家丁報進道：“有王恩內監三人，奉太後娘娘密旨前來。”王炳連忙請至私衙，開讀詔書，密旨上大意要他審得郭槐並無此事，罪在包拯，便可加官增祿，厚賞金珠。如不遵旨意，定將王炳治罪，決不姑寬。當日王炳收下金珠，令二內監先回，又對王恩道：“公公你且先回，上復太後娘娘，下官遵旨而辦便了。”王恩道：“王大人，你依太後娘娘旨意而辦，太後娘娘不獨賜贈金珠，指日還可高升。”王炳諾諾，登時送別王恩，復進後堂，命家丁扛拾金銀珠寶，將情說知夫人。馬氏聞知，喜色洋洋道：“老爺！妾是不會差的。你之智見，反不如妾，如今皂白未分，太後娘娘便有許多厚禮相賜，後又得顯爵高官，封妻蔭子。若還依了你的主見，頃刻間即有滅門之禍，破寨中貧婦，豈見你之情，憐你遭殃！”王炳聞言，拍掌喜道：“夫人智見高明，不必多說了，請用酒膳吧。”是夜酒膳已畢，王炳又道：“太後有赤金五十錠，明珠三百顆，夫人且一併收拾。”馬氏欣然應諾，又道：“老爺，我想九千歲爵位尊隆，不該收禁天牢，速差家丁請至內衙用酒膳才是。”王炳道：“夫人果也周到，理該如此，但時候尚早，還防眾人耳目，且待至夜深寂靜，方可邀請他。”

話分兩處，當初真宗先帝在時，包公已內調二載，然龐洪出仕在先，早包公有五六年。包公自升朝內官，正值龐洪當道，一向恐奸臣有什麼詭謀不測，故日夜留心稽察，弄得群奸及龐洪有權難弄。前時喜得包公往陳州賑饑，眾奸正在快活，豈知他忽又還朝，龐奸黨好生不悅。這夜包公夜膳畢，不騎馬，不乘轎，不鳴鑼喝道，青衣小帽，只帶了張龍、趙虎、董超、薛霸四健漢，於通衢大道上，暗地查訪。只見街衢寂靜，路少人行，一輪明月，光輝燦燦，不覺走近刑部衙門，忽遇王恩內監。當時他認不出包公，包公亦不知是王恩，一人過東，一人向西。包公見他是名內監，即迎上去問道：“你奉何人差使，往那裏去？”王恩聞言，猶如做賊心虛，並不回言，只管飛步跑去。包公道：“此人定有蹊蹺。”忙喝拿下，張龍、趙虎飛跑上前，卻如鷹抓小雞一般拿定。這王恩未曾被拿倒也罷了，一被擒抓，他凶凶狠起來，喝道：“該死的奴才！何等之人，擅敢將咱家拿下？”張龍道：“包大人問得一聲，你何故一言不發，急急跑走？”王恩聽說是包公，嚇得漲紅兩臉，一時呆著，對答不來。包公越發動疑，即道：“你奉誰差使？”王恩道：“吾奉萬歲差遣。”包公道：“差遣你往那裏去？”王恩道：“差往刑部衙中。”包公道：“差辦甚麼事情？”王恩道：“聖上命刑部認真辦理狸貓換王之事，速放咱家回復聖旨。”包公聽了冷笑道：“你言語支吾，豈是聖上所差，今日機關已經敗露。”即吩咐帶回衙去。當時張龍勇起押著王恩，趙虎、董超、薛霸三人隨伴回至府衙。

更敲三鼓，包公換了冠帶坐堂，堂上四邊燈燭，兩旁排軍三十二名，帶上王內監，他立著喝道：“狂妄包拯！咱奉聖上旨意，你有多大膽子，擅敢拿我！”包公喝道：“胡說！如若聖上旨差，何不日間前往？豈有夜靜更深，並無火把，見本官問得一聲，並不回答，一溜煙而遁，難道聖上差你是這般光景？我早已明知劉太後娘娘差你暗中行賄於王刑部，命他不須嚴審郭槐，你須將實情招說，免教動刑！”王恩聽了，膽戰心驚，想道：包拯果然厲害，我所行之事，被他一猜而破。但只要不供認說明，他焉能罪我？即道：“包拯休得亂言，咱家明天奏知聖上，管教你頭顱滾下！”當時包公捉得定，他決非奉聖上所差，喝令左右將夾棍夾起，王內監痛楚得死去還魂，三番兩次，暗想：久知包拯執法無情，即聖上也畏他三分，諒今也瞞不過他，不如招了，免受慘毒。況且我是奉差，是非自有太後娘娘在，與我何於？主意已定，呼道：“包拯，你好刑法，只算咱家今日讓了你，待我實招。”包公道：“招了供，便饒你狗命。”王恩只得將奉懿旨情由一一招明。包公吩咐錄了口供，松了夾棍，上了刑具，不禁牢獄，就鎖在衙內一間空房，用四名役人看守，不許外面走漏風聲，待等審明此案，然後釋放。役人領命不必細表。

包公暗想：如今不是口說無憑了。劉太後反行賄賂於臣下，這是憑據。我想王炳往日為官，卻無差處，故由他領辦，我也放得下心。豈料劉太後竟將賄賂暗行，古人雲：“財帛動人心”，倘若王炳從中作弊，不獨老夫遭害，即李太後十八年之冤，亦必難明。或另有一說，劉太後行賄於他，王炳不便推卻，暫時收領，以待日後抱贓呈首，也未可知。王炳你若有此心，才算你與老夫是同僚年交故友；你若貪婪賄賂，欺瞞君上，暗弄弊端，管教你鋼刀過頸。也罷！是非曲直，且不聲張，暗察他機關為要。

不表包公神算，且說王刑部是夜差心腹人到天牢，悄悄將郭槐扶引至內衙，王炳鞠躬迎進內堂，見過禮，當中南面擺下一位，請郭槐坐下，王炳朝上面東而坐。當日潑天膽狠的郭槐，雖被拿禁天牢，卻也安然無慮，自知雖被禁天牢，太後得知，定然竭力周全，不用心煩。今見王刑部相請，心頭喜悅，知道太後娘娘已有關照，即開言道：“王大人，今日既不審問，請咱家到來是何緣故？”王炳道：“千歲老公公，只因包拯無風起浪，要陷害於你，下官心有不平，即滿朝文武亦皆著惱。若非下官領辦，聖上定必發與包黑，倘經他之手，老公公必定吃苦。”郭槐道：“這也不妨，由他放我在鋼刀之下，也決不招認。”王炳道：“老公公如受他之刑法，不如下官不得罪的更妙。”郭槐稱是，又問道：“太後有什麼話來？”王炳即將太後行密旨，並賜金珠，一一說知。又道：“下官未得密旨，已存庇護之心，今既承懿旨，何敢不遵？但日間猶恐耳目招搖，故乘此夜靜更深，方敢來請，待下官上敬薄酒，以當負

荊。’郭槐大悅，道：“王大人是明白快士，且拿酒來，我與你細敘談情。”當下郭槐公然正坐，王炳側坐相陪，傳杯把盞敘談。不知二奸如何敘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